金華徵獻略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四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黄廷元殿邀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卓行傳

黄仁環

宋黄仁環、浦江人、以武健雄里、方臘據睦、所在聚徒爲賊、仁環以能得官、授沿邊差遣、建炎元年、山賊何三五作亂、仁環呼諸子謂曰、吾受國恩無以報、當以討擒賊、乃與唐子容謀、僞與賊約、同攻縣、令子容等

各插竹葉為標識與賊前後相夾部分既定行至朱村仁環反兵大呼殺賊子容夾擊之賊千餘人幾殲而賊酋留者仁環密令諸子享於家酒酣用斧自後斫殺之初仁環有女嫁賊黨中賊以故不疑或告仁環曰子獨不為女計乎答曰吾恐計不就一女何足惜至是竟為賊所殺仁環官至訓武郎鄉人感德立祠祀之

論曰祭法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仁環捐骨肉之愛衛鄉曲活民命以報國恩歿祭於社宜哉

中居大防

申屠大防、東陽人、善術法、往往僞遁、追者近。反手取其馘、甚捷。宣和初、草寇竊發、吏民竄山谷、大防聚衆禦賊、勦除魔賊仙姑、邑賴以安、時有薛太尉者、奉命殺賊、大防與之協力、薛因檄大防權東陽縣事、仍奉薛命往永康收方巖賊、薛後期。無援死焉、事聞贈武經郎、錄其三子、授承信郎、今其廟在禹山後、毋寇亂、鄉人團練、則奉爲社神、賊遙見禹山、輙膽怯、子孫所居之鄉、無被難者、

論曰、申屠將軍廟碑、出於柳文肅公筆、極相褒與、而宋文憲、亦錄黃仁環於浦江人物、二公身經變

亂、譬之畏熱之人、談氷卽喜矣、

汪淇

汪淇、字德濟、武義人、有膂力、能使棒、號汪鐵棒、睦寇起、有保全鄉里功、以効勇得官、隷統制鄭瓊麾下、及瓊謀叛、殺參謀兵部尙書呂祉、降劉豫、淇謂其屬厂、吾儕誓忠義死國、詎可爲降俘、夜與其徒還、得祉首、及楊子江、無舟可渡、埋祉首江皐、解甲浮渡、達行在所、時方收祉家屬鞫之、淇直其事、命押淇取祉首、得之埋處、已不可辨、獨祉女言父行時、將括髮、我製以紫羅、紉以皂線、按驗不誣、赦其家、賜號忠義使臣、出

獄者拜潢曰、微公、吾曹安能生、忠義得白、皆公力也、

論曰、呂祉以軍府參謀節制廬州軍、酈瓊與王德不合、有反意、祉陽慰之、而密疏請徹其軍、家人泄言於瓊、瓊使人邀於驛、而奪其疏、遂執祉、徃乞降於劉豫、將至淮、祉以義激軍士、行者遷延、瓊遂殺祉、揮衆徃、軍士有持其束髮帛歸者、其妻吳氏痛而自縊死、與此所載少異、大抵史文存大體、而筆記則務詳所畧、汪渙之事、出鄭清逸賢達傳、必有所據云、

郭欽止

郭欽止、字德誼、東陽人、受學於橫浦張子韶先生、慷慨好施、闢石洞書院、延名師、訓子弟、賓接賢士大夫無虛日、族之子弟、鄉之俊髦、皆讀書其間、而館穀之、其時爲之師者、則龍泉葉適、號水心繼之者、爲括蒼湯致、前此朱熹以僞學之禁、遊處甚久、欽止使其子洪津、皆從之遊、熹有與郭氏五箋、至今寶之、時往來其間者、爲金華呂祖謙、號東萊唐仲友、號悅齋永嘉陳傅良、字君舉永康陳亮、號龍川會稽陸游、號放翁蒲江魏了翁、號鶴山義烏徐僑、號毅齋蘭谿杜旟、字伯高餘不下數十人、然數君子則千古表表者、欽止墓誌、呂祖儉、字子約作狀

朱熹爲之銘、銘曰、才百夫之特而身不階於一命、志四方之遠而行不出乎一鄉、然而子弟服師儒之訓、鄉閭識遜弟之方、霍然其變豪傑之窟、煥乎其闢禮義之場、是則其思百世而長、勿替繩之、有永爾昌、陸游有石洞十六詠、葉適有石洞十詠、郭氏子孫編纂成集、

論曰、郭氏撫有高貲、其以資石洞者、不過數千金耳、而聲稱至今、同時有位台司爵五等者、曾不得於志乘間分半簡之榮、而郭公身爲布衣、名列兩浙通志、光輝千古、以貲而論、後豈無及郭氏者、而

徒挾所有、驕淫其子孫、而速之亡、愚矣

蔣沐 曾孫伯康

蔣沐、東陽人、富於貲、倜儻尚義、嘗割田建横城義塾、延嚴陵方逢辰爲之師、逢辰號蛟峰時以學士在告家居負笈遠至者甚衆、所教法一遵白鹿洞遺規、月書季考、聯石題名、齋兒山、陳月齋、呂存齋、繼主師席、里人孫德之謂之賢、似道謫徙嚴陵、似道敗、乃還、元世祖下江南、簡南士可官使者、在丞脒希憲以其名聞、授進昌王簿、時年已六十、不上、子吉相、希憲使其壻携至京、薦於朝、使備宿衛、仍授穀城令、曾孫伯康、復富於貲、賑恤

無告無間親疎歲饑有倉穀行旅有資給死有賻婚嫁有助重修其祖之業立義塾以教鄉里子弟幾數百人供給衣糧庖湢四十年不倦

論曰吾鄉人物之盛莫過南宋或者曰風氣之開使然而不知皆諸賢遊處風聲所被之故然非富家實禮賢士又惡能至此其時長衢鄭氏橫城蔣氏路西陳氏皆有義塾號稱東陽大家然則數大家者其五府四相之開基也

朱環

朱環字君玉義烏人穊祼時無兒嬉聲仲父桂奇之

養爲子、桂後生二子、曰璧、曰宗周、因外環、環事桂益孝、謹、時多盜、桂有金數百兩、與璧瘞窖中、璧夜發去、反誣環所爲、桂怒褫環襦褲、立之大雪中、一日夜、不使去、環無怨色、事桂、益恂恂惟謹、桂猶日虐環、五六年間、瀕死者數四、環順受之、事桂如初、桂死、環遇璧益厚、璧子慶多暴、或遂嫁以殺人罪、環憂不能食、竭私財、救之、慶獲免、環善讀書、資廩間、嘗舉進士、年八十六、終於家、子元、女壽、皆有才而孝、

論曰、宋文憲曰、吾讀尹伯奇履霜操而疑之、夫父母慈之勞而不怨、履霜之辭、毋乃怨乎、今環之無

豈與伯奇閔騫身立雪。則又非嚴霜比也、而順受無怨、不賢而能之乎。

胡麒

胡麒、行廉一、湯溪青陽胡氏之祖也、少失恃、奉嫡母克自樹立、撫其弟廉三、長爲娶妻、暮年而廉三亡、其妻懷孕、廉一哀其弟之亡、而恐其無後也、夜必焚香告天祈其生子。彌月果得子。而弟婦病乳。時廉一妻江氏亦乳子。廉一乃謂其妻曰、吾弟止此子、不可誤吾子可托。隣母乳之。又恐其妻有之不誠。乃斬椰木。倒插井旁。詒其妻。曰星士言此子命貴、他日果發達。

例柳必活、旣而柳活、妻撫之、益誠、及長爲之娶、而與

己子均分其家、其子孫簪纓不絕、王世貞爲作序、

袁大珍

袁大珍、字仲仁、金華人、父喪致哀盡禮、母董氏、得末

疾、侍養惟謹、或登厠牏、皆候其時而扶持之、從兄大

道、客死永嘉、親往收骨、歸葬先壠、從嫂張氏吳氏、孀

居無子、張居永嘉、吳居鄉之故里、皆迎而致之、以終

養焉、二姊、一適劉氏、一適皇甫氏、俱早喪夫、男女煢

煢無所依、俱迎養於家、而婚嫁其男女、買田四區以贍

其生、甥婁氏子早孤、收而教育之、長而爲之娶、外姑

傷氏、家貧無依養之四十年而終、友人張彥希、官經歷、自雲南歸、夫婦皆爲讐家所殺而盡刼其財、一女甫生、大珍往哭之、抱其女歸撫之如己女、仍蹤跡其賊、咸就捕誅之、鄞人蕪某、以公事至金華病、同事者委之去、大珍見之、携至家、迎醫治其疾、疾愈、其人不忍去、郡人死無地以葬、多焚尸沉骨、大珍買郭有地、價可值五千餘金、捐爲義塚、又捐造石梁二、渡船二、以濟行者、大珍平日讀書見古忠臣義士事、輙慨然曰。士不當如是哉。既施及三黨。尤好接賓友、鄉里咸敬愛之、稱爲義士云、

論曰、仲仁所爲如此、此其家殆不貧、雖然世豈少富人哉、如仲仁者、何不多見也、吾近見有爲生員擁貲萬金、娶其姊之女以爲媳、視其姊之行乞而不顧者矣、不十年身死家蕩毀、無寸土之存、以視仲仁、大疏不若矣、

王得志

王得志、東陽人、祖世賢、學古文於黃溍、得志承家學、自五經周禮儀禮至明時一代典章、及天文地理方技諸書、靡不涉覽、邑令黃仲芳、延至館、咨以民間利弊、時金華二征之外、復、有、夏、稅、絲、羅、及、房、貨、牛、租、等、

勸、乃爲伸雪其蹤、其言懇切詳明、奏上、七邑俱停征、正統十四年、邑中賊起、摽掠鄉野、多積骸、得志獻計邑令、請督立保伍、相攝汵、遴選勇壯、屯要害、邑乃安、得志與有力焉、子坡、曾孫乾章、元孫嘉忠、皆登科第、以善吏著聲、

論曰、文字之辯。如和風甘雨。則有益於世。若徒致飾於語言聲律間。已不足貴。矧誨淫導濫。爲人心風俗之蠹者哉。

何遠

何遠、東陽人、宋嘉定進士、年四十餘、卽喪明、終日燕

坐觀心、靜久而明、覺方寸間、空洞無物、生平意氣、渙然冰釋、乃云四十以前。不聱而聱。四十以後。聱而不聱。向使身非病廢。爲微官作使。營營逐逐。忽焉以死。何能至此。作家訓十餘條。大槩以司馬溫公家訓。朱文公小學爲綱。而寬大含弘。皆退一步。汰其中警語。如云、寧可沒飯吃。不可不每歲延師。或往就師、一云、省一時之忿。免千日之憂。又云、忍過事。堪喜。宋潛溪、王子充、胡仲申、皆爲之跋、生六子、皆出仕、而夢開、夢龢、夢然、皆舉進士、夢開、從政郎、夢龢、司農卿、夢然、參知政事、以夢然貴誥贈惠國公、諸孫累世甲科、至今

繁衍、夫一人作善、累世蒙休、今人以刻薄成家、欲遺子孫、不亦難哉、

陳愼

陳愼、永康人、宣和中。出粟賑饑。寇亂。積骸徧野。躬率二子收瘞之。紹興中。二子復煮粥以活饑民。更代隣里償逋賦。陳公二子。艮臣、艮能、並登第。孫五人。皆貫斷。

徐寶

(明)徐寶、永康人、爲銀工、正統間、縣令發帑金數千、傾錠、赴解、括寇奄至、舉城皆遁、寇退、令計金必失、詢之

曰余藏於井。俱在。悉還官。民免重納。子孫五登賢書。

諸生如林。

程堅

程堅、永康人、慷慨好施。歲凶。傾廩以貸。常於雪中登高以望。見人家不舉火。戶給以粟。享年九十。子十二人。郎文恭公文德祖也。

黄樓

黄樓、字時高號雲山、蘭谿人、家豐於貲、好讀書、品題古今人物、居鄉好禮、濟人之急、宏治壬子、歲大祲、發粟數百斛、計口、家給、全活、甚衆、自處儉約、緜裘敝衫、

僮、支、爽、者、常、勝、則、累、日、不、肉、無、客、則、累、月、不、飲、購書樓於宅旁望雲山儲書數萬卷、撥常稔田數百畝、專克子孫教養資、作家訓以垂後、享年八十有七、夫婦齊眉、黃氏之先、多出義民、黃愷、正統戊午歲大祲、出穀二千餘石、以賑饑、曰黃大海、亦於是年出粟千餘石、以賑、朝廷皆賜璽書、旌爲義民、今皆祀鄉賢、

論曰、捐粟賑饑、患之及於桑梓者也、同時慷慨好義之士、其在東陽、則有張孟陞。張澤盧尚文。樓叔廷輩。並皆捐粟二千餘石。奉詔褒勅。名播當時。迄今與蘭谿黃時高。俱子孫衆盛。宜哉。

包珦

包珦、字德懷、蘭谿人、正統間進士、官侍郎、同鄉胡孟事文善、在京病、臨危、珦往視之、曰吾無子、止一女、吾即死、願以見托、珦諾之、既而文善與其妻相繼歿、珦即以其女歸、屬其妻育之、勝於己出、夫何珦失官歸蘭谿、擇壻於祝氏而許之、珦所居與文善相去餘二十里、文善雖亡其居尚在、女將嫁、先事令人以竹篾分隔其廳事、爲三間、偕妻引其女歸文善故居、己處左間、妻與女處右間、中間設文善夫婦神位、至日備祭品、爲文、以聘嫁事告焉、命女拜、已拜、已長號、痛哭、然

後、行、婚、禮、遂遣嫁之、奩具皆備、士大夫多稱之、

論曰、鄭北園云、侍郎居官、頗不傍於簠簋、其子孫驕奢、鄉人不甚齒、惟爲友育女、能不以死生易心。而一歸忠厚。今僅七十載耳。風俗之薄、人心之僞、遂爾懸絕、然則侍郎雖以罪斥、而其立心之厚。則有非晚近之所能及者。

盧溶

盧溶、字孟涵、東陽人、性好施、義烏東江橋圯、計貲須白金一千數百兩、郡守募民無應者、溶獨發私帑成之、公私一無所擾、巳而復壞、義烏紳士致書孟涵、以

木柱易毀、求爲梭墩涵、即如其議成之、而費倍於前、蘭谿章懋爲作記、正統己巳、土賊亂、官軍多殺傷、溶皆買棺瘞之、壽餘八十而終、子楷解元、格監察御史、子孫榮盛、皆以爲厚德之報、

論曰、古來子孫之昌、皆祖宗積德所致、觀一郡可見矣。宋時人物衣冠之盛、在蘭谿莫過香溪范氏。則其祖大鎔爲吏廉平之德也。見文學范端臣傳在義烏莫過喻氏。則其父葆光還金尊師之德也。見文學喻良能傳明時甲第人物之盛。在蘭谿莫過渡瀆章氏。則其祖母練氏夫人全城之德也。見章太傅妻練氏、有賢德太傅建州人

主王氏為御史、大軍出兵有二人得罪、欲斬之、以
練氏言、得免。二人與奔南唐、為將攻建州、州屠且[illegible]、練
時太傅已死、夫人在家、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遺練
氏、授以白旗曰、吾將屠此城、夫人可樹白旗於門、
吾戒士卒勿犯。練氏返金帛并旗不受、曰、君幸念
舊德、願全此城。必欲屠之、吾家與俱死耳。不願獨
生。二將感其言、遂罷。太傅十五
子、子孫散處江南、不止蘭谿也。在湯溪則青陽劉
氏。則其祖康一撫鄉育孤之德也。見卓行胡剻傳在竹邑
為三鄉盧氏、則孟瀚之德、不為少矣、其在嵬山趙
氏。則其祖孟實好施尚義之德也。孟實捐貲修學宮齋廡、留出粟
六百石、入官發賑在鶴若王氏。則其祖得志七邑停徵之
德也。見卓行王得志傳若夫富貴悠久、文學濟濟、莫如安
文陳氏則其祖懷堂之德也。懷堂曾發粟三百斛賑饑、斃於道者、殯而

葬之助修學創大宗祠封七世祀榮哲獨力成之　若使所積不厚子孫間有發越、如電光閃眼、一見不復再見、商道之盛厥由司徒、周家之昌、推本后稷、從古而然、未之或爽也、

金公絅

國朝金公絅、義烏人、既娶、貧不能為生、乃出遊越、十餘年無音耗、妻嫁、公絅乃自遂陽從遂將尚可喜歸本朝、憶家再逃、而再獲之、乃刖其足、足跛。號跛金。可喜由降將積功伐。開粤士。運籌帷幄。章奏文檄皆出其手。倚之如臂指。以女妻其子以侗、尚王老、家歸尚

之信、竊奇搆机、寄敝、燎之、王、不、决、遂黙、康熙十三年、倘之信既嗣王位、遂反、公絢不從、乃殺之、抄其家、其子以侗、時巳中落下舉人、挈妻子歸家、以侗、雖王、婿、貌、恂、恂、謙、謹、如、素、士、妻、雖、王女、樸、儉、如、村、嫗、手、縫、紉、不、綴、鄉族賢之。其家雖抄、猶以斗量珠、卒燬於火、公絢雖若落寞、皈心佛氏、時御史金道隱以明亾至粤爲僧、號淡歸、說法如雲。與文似海。自落下以至督撫文武大寮。下及守宰。皆輸誠皈向。建丹霞寺。雄麗冠嶺南。而公絢實爲外護。當尚王破廣時。公絢。操縱在。手。活。人。不。可。數。計。性高曠好文。平居賓朋滿座。相與

談藝賦詩膽歸贈詩曰公在玉門好行德手作風雷眼冰雪西山爽氣兩條眉北海芳樽千里客又曰除符勞借筯仁術起投竿焚巢非望息破卵不時完又曰門前金除匝階下玉瑯玕盖實錄也吳人鈕玉樵作觚賸錄其事于粵觚

厲雲波

厲雲波字堯侯東陽人太學生出穀施貧三十年於此矣每歲收穫總計所入四分之納糧穀貯一倉日食穀貯一倉出貸生息穀貯一倉餘則儲貯濟貧倉每歲歉月則出而施之不足則以貸穀足之食不給

則啖麥飯。今年冬所施四千餘人。佐以白食。鮮仍不足。臨時糴穀三百秤足之。兗侯在東邑、僅中貲、而勤儉善作家雨蓑風笠荷鋤與田僕同耕作並晴雨昕水旱溢天不能災歲收必豐予見其芋區碧葉連畝。高可隱人。其他種植皆然。性儉樸無雜好所居舊舍無增加食粗衣布作布衫百餘領見乞兒衣不蔽形則與之金華諸大邑進學俱加額而東義獨無加縣丹欲詳文各憲達部請如例增數而之貲兗侯獨捐五十金。仍格於上。兗侯篤信因果。刻太上感應經。印刷裝訂。沿門分送。勸持誦。其信道也篤。其作家也

勤。其自奉也儉。其計算也密。信道篤。故志不易。作家勤。故所出多。自奉儉。故流不涸。計算密。故出納中節。因能一意佈施。二十年如一日。人無濟乏之才。而思欲爲善。吾未嘗見有濟也。

金律

金律、字孔時、金華人、仁山先生十八世孫、以先生理學大儒。不當列於諸祖。糾合族人。各抽貲建仁山先生特祠於所居菰塘官道。極其弘敞。捐田十五石入祠供祭。其餘貲貯之羨。合延師以教族之子弟。并以給孤寒。其敬祖敦族之心甚厚。祖母以下三世外家。

皆輸田供祭仁山先生遺集、多散逸、悉購藏之、若大學疏義、論孟攷證、尚書表註、詩文集、濂洛風雅、以及許白雲集、皆以次鏤板、須布于所轄、有金華文畧既刻於蘭谿唐氏、又有徵獻畧、載合郡人物之詳、今皆授梓、將竣、孔睗在金華、僕中貲而慷慨好義、於今鮮儷、昔許白雲先生著撰、皆於仁山、即今四方購其書者、貴於珙璧、然而風銷雨蝕、蠹腹中、已不能復出、倘使其子孫有如孔睗、愛護而錫布之、必不至澌泯如今無疑也、而僅有存者、亦賴孔睗以傳、其表彰先賢之心、甚至、吾郡自五峰諸賢徂、講席久廢、孔睗恐鄒

務一燈遂燼乃於它旁建杏光閣為書院會合郡士講學而延于主講席其佑啓後人之心甚切孔時為人無多讀書與之論古以意斷之皆合見義必為胸無留滯俗用世才其建閣匠心自運結搆精奇得湖山之勝中植花木貯書畫超然埃壒之外至於宗族之婚喪緩急隨分周濟不概錄錄其卓卓大者

隱逸傳

龍卯蓑

漢龍卯蓑隱居太末其地有山九石特秀色所遠望如逃華中有巖穴窓牖天成石牀在內可寢處蓑倚

其閒、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更始元年、任延拜會稽都尉、年方十九、到官、聘請高行、待以師友、掾吏白請召長、延曰、龍邱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埽洒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長乃乘轝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尋病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

樓惠明 附樓幼瑜

（附宋）樓惠明、字智遠、東陽人、立性貞固、有道術、居金華山、宋明帝特徵不至、齊高帝徵之、又不至、文惠太

子使人强之舘之東宮、爲布衣交、未幾辭歸、俄輕棹西下、及就路、復之豐安、旬日後、妖賊唐寓之爲亂、他城皆破、死者塗地、惟豐安獨全、時人以爲先覺、齊武帝勅爲立舘、同郡樓幼瑜、亦聚徒教授、不應徵辟、臨川王映深重之、著禮捃拾三十卷、

張志和

(唐)張志和、金華人、本名龜齡、十六以明經擢第、獻策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賜名志和、尋貶南浦尉、不之官、旣而親喪、無復宦情、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著書十二卷、號玄真子、或以

其文論道縱横。謂之造、化、鼓、吹、兄鶴齡、恐其浪迹不返爲築室會稽東郭外、一閉竹門、十年不出、吏人嘗呼爲淘河夫、執畚就役、無忤色、觀察使陳少遊、表其居、曰玄眞坊、買地廣其閭、曰廻軒巷。門故阻水、十年無橋、爲搆橋、曰大夫橋。垂釣去餌、意不在魚、肅宗賜奴婢各一、配爲夫婦、夫曰漁僮。妻曰樵青。人或問故、曰漁僮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裹煎茶。陸羽問有何人往來。答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未嘗離別。有何往來。顏眞卿刺湖州、以舴艋既敝、請爲更之、答曰倘、惠、漁、舟、以、爲、浮、家、泛、

宅、沿、泝、江、湖、往、來、苕、霅、間、即、野、人、之、幸、矣、其詞令如此、善圖山水、或擊鼓吹笛、舐筆便成、所著又有太易十五篇、其卦三百五十六、皆傳於世、其漁父詩曰、八月九月蘆花飛。南溪老人垂釣歸。秋山入簾翠滴滴。野艇。依。檻。雲。依。依。却把漁竿尋小徑。閒梳鶴髮對斜暉。翻嫌四皓曾多事。出爲儲皇定是非。又爲歌曰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憲宗高其人。命圖其求之、終不能致、李德裕、嘗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顏眞卿銘之曰、邈玄眞。超隱淪。齊得喪。甘賤

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問光臨宅瀕舟垂釣綸輔明若若斯人豈
烟波淪此身。

論曰、龍邱先生之名。以任延傳。樓智遠張玄眞身棲山澤、而名達九重。塵視軒冕。與麋鹿魚鱉爲伍。聲聞茂著。爲王公大人所不能及。其或被褐懷玉。無當路之獎揚。雖有原憲伯夷之操。又安能有聞於後哉、若乃才不足以達。而枕山棲谷。固其所宜。又不必以無聞爲病也。

方勻

（宋）方勻、字仁聲、金華人、徙居烏城、泊宅邨、張志和泊、

舟於此、故以此名、王侍郎漢之因號曰泊宅翁、而爲之贊曰、形色保神。瑕無初終。粉飾大鈞。而爲之容。是曰泊宅之少翁。潘良貴謂其神情散朗、如晉宋間高士、晚得官、無仕進意、築菴西溪、以衛生爲事、詩文雄深雅健追古作者作詩贈之、有他年一棹江湖去。先向苕溪訪葛翁。之句、所著泊宅編十卷、今傳、

張志行

張志行、字公澤、東陽人、幼入右庠、言動不苟、閉戶讀書、默識經史、善著文、就試、直陳時政得失、不第、遂不試、立書院、置義田、又設勸節用、以勵風俗、弔死問疾、

隨方周郵、甚著聲譽、浙東宣慰使、朱片以八行薦、徵之、志行以祿不逮親、屢辭不起、紹興三年、縣學生曹憲及諸父老復詣府、請表閭於朝、因賜號冲素處士、所著有易傳撮要、涉史畧辭、舉八行詩、東陽十勸等歌、

姚獻可

姚獻可、字君俞、義烏人、隱居西郭門、風度孤騫、不苟同於物、年饑不粒食、蒸松菜茄子啖之、無醯鹽、人不堪其苦、而獻可趣操堅確、至老不妄求於人、葉尚書適、布衣時嘗訪之、獻可曳破鞋出迎、歡若生平、旣疾

華遺書於適曰惟子知我死當爲我銘戒其弟曰棺前須布幃一幅置瓦爐於几知我者當自來哭不知我雖哭吾不向也其介立如此

論曰平素甘節有功鄉閭君命苦節堪砥頹俗生無一命歿皆祭社奚愧哉

吳孺子

吳孺子字少君蘭谿人性孤僻家有負郭田一頃盡鬻之以易硯者鑿山泉引池中飯食必自炊厨曰玉雪一小銅池函水曰若此則不辱吾炊矣好蘖蘭將花則閉門不見客以護花氣性好潔行遇糞壅逕徹

雖、隆、冬、必、解、衣、躶、浴、或遇佳山水、欣然獨往、以銅罏
自隨、日、暮則、依巖而宿、炊以作食、日市菜數十莖、又
與其葉爲薺羹、或曰何自苦爲、曰幸無低仰向人也、
其足跡遍東南、毎出、手綠蔓梅杖一、署曰、紫玉朱藤
杖、一形製甚奇、不知何世物。木瘿瓢一、日負之。取酒。
因自號、一瓢道人。嘗從六合澗中、得怪石五色、籠之、
渡楊子、盜覘之、疑其金、截江破其籠、石也、孺子乃持
其瘿瓢、長跪曰、諸君幸全此、擲頚乞之、甚哀、賊怪而
碎之。釋之去、孺子口詈曰、賊賊、已乃哭。片片收其瓢。更
附以膠。瓢幸完無恙。文離離若春冰也。復自號、破瓢、

道人王世貞爲破瓢歌、一日客世貞、叩以所作、孺子爲誦天寒知絮薄。葉落識心酸。之句、世貞咨賞、孺子因曰、昔宋延清求句不得、以砂囊殺劉希夷、元美得毋作惡、一夜屢遷其寢、孺子以布衣遊公卿間、捻知人情險薄、嘗以鐵如意手摩挲、曰吾欲擊天下負心人、盡碎其首、孺子性至巧、所畫雞鶩等物、逼肖、共與其所攜破瓢、攜李人以爲寶、以重價售之、卒不予、所爲詩、蒼涼幽細、時入唐人作境、覓之器錄其潮州詩曰、乘間取醉到蘋洲、風土雖殊景物幽、綠水家家堪把釣、青山處處好登樓、魚蝦兼味廿孤客、菱藕傳

香脆早秋、便欲移居來此地、短篷簑笠狎砂鷗、他作如。細草空堦留屐跡。寒花別院待春懷。老骨不知何處。白好山端爲阿誰青。五言如細雨長江去。斜陽孤鳥來。石色寒侵戶。苔香細入林。犁星低草墅。孤月過花宿。種藥寒雲外。分泉細靄中。青山隔幔小。白鳥向人閒。老畏年光改。貧隨道路長。日月甘垂老。江湖豈用名。客路黃花近。鄉心白髮多。日落旋依樹。天寒早閉門。臺迴、流、雲、細、江、淸、妒、月、遊。細、雨、釣、絲、重、亂、山、樵、徑、微。俱得山林閒逸之趣、陳從訓贈以句云、僻意少人會。好懷多自憐。倫安斯云、一篋將家具。千山付客

君。皆極其擬似、足徵其人、孺子別號病鶴。其私印曰活死人。

方太古

方太古、字元素、蘭谿人、號寒溪子、少從章懋受經籍、博士矣、輒棄去、太古乃言曰、太音既希大雅不作。徒呻佔畢以比里耳。則世學也。日習濂洛以傳同聲。則世儒也。夫文以載道。五經尚矣。次則國、左公穀莊列屈宋兩司馬。降是即自名家、嘗之孺子、毋絕而乳存。雖張口吸而就哺。終不哺矣。遂專力於古文詩歌、好絕出於衆、壯而出遊、東盡吳會、南至番禺、道閩海、陟

三山、泛彭蠡湖、循江而下、遂家於吳、與楊循吉都穆
文徵明祝唱和、故後善王世貞汪道昆諸公皆亟稱
之、督學關西孔天胤、耳其名、數欲見之、太古輒避去、
乃令人伺之、一日屏車徒、間行入其室、願爲布衣交、
甚歡、吳中名士、黃省曾者、每越日輒治具召太古、太
古至、不下一箸、顧自取乾脯食之、王守仁舟過蘭江、
嘗造其廬、太古擷蔬食之、次日報謁、守仁亦以蔬進
太古曰、故人山人。草具固宜。公貴者。不當以山人食
食我。乃改治具。太古爲人病潔、所至携一鹿皮。坐則
裸兩足、藉其上、嘗客於楊循吉所、臥具皆吳綾、太古、

出、素、褚、裼、其、下、且、覩、其、衾、無、襞、積、痕、若、未、嘗、解、者、一日與諸公登虎邱、雨驟至、衆皆疾趨、太古徐徐跣步、滂、湃、中、白、足、霑、被、略、無、沾、濊、晚年歸隱金華解在山、治黃白之術、卒返寒溪故廬終焉、所著有寒溪集、

論曰、少君元素振奇越俗。太白山人之流亞也。一時名輩。共相傾接。近日錢牧齋皆為立傳。而蔡九霞作續麟與記。列之發鄉人物。固將與大雲澂水共有千古矣。其人雖無宦情。而志喜近貴。各操所作。遊公卿間。時出其奇情僻意、跌宕游翫之。使記錄之家。樂為傳述。然亦有文之故。嗚呼。誰謂身將

隱矣。無所用文哉。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五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貞烈傳

胡氏

（宋）胡氏、祁彥榮妻、湯溪龍邱人、彥榮除青州僉判、適李元昊入寇、淮陽震動、彥榮奉旨捍禦、人言彥榮陣歿、而胡氏艾而美、權貴人欲强娶之、胡抽刀自刎、彥榮聞之棄官歸、義不再娶、朝廷爲立節義坊以徵之、

見歐陽永叔乞文潞公碑記

唐氏　汪氏　倪氏

唐氏、金華陳昌朝妻、昌朝第進士、生子沂而卒、唐氏居寡、撫沂長、娶汪氏、生子韡、而沂卒、汪居寡、撫韡長、而娶倪氏、生子元絡而韡卒、倪復居寡、唐居寡三十餘年、汪居寡四十餘年、倪居寡五十六年、皆始終一節、金華稱閨範者。皆推北門陳家。王魯齋銘其墓。併見金仁山集

唐淑芳

唐氏淑芳、蘭谿徐叔真妻、年二十而夫亡、無子、父母

欲奪其志、郎孙、乃斷髮破面、秉節、終身、有司以聞、旌其門曰純節、朝請大夫趙與懃爲作全節恩榮傳、

王氏

王氏、蘭谿葉紹彭妻、金華王師愈女、魯齋栢之諸姑也、背從父宦者、人謂必小其夫家、至則能執婦道、事姑甚謹、紹彭早卒、志不更適、遺腹一女、復亡、哀痛成疾、屏醫却藥、曰、吾生、猶死也、何求生、爲沐浴更衣而逝、

杜氏

杜氏、永康諸杜山人、年二十、擇配而未嫁也、宣和間

方臘畔睦州、隣郡響應、有悍賊詣門曰、以女與我、否則盡殺、舉家驚流、女曰無恐、以一女活一家。曷爲不可。乃曰我女也、不可苟婚。願少需我沐浴更衣。乃出。賊喜而俟、女乃閉門浴畢、更衣就縊死、賊駭去、陳龍川爲之傳、

論曰、杜女當忿猝之際。死生介於須臾。不驚不怖。從容整暇。能以其術殺身取義。不然不但求生不得。卽求死又豈易哉。

陳氏

陳氏、永康人、年十九未嫁、宣和間、官軍之捕寇寇所

過抄掠、女與妹皆被執、賊露刃曰、從我、以汝爲妻、不則死、女色不動、掠髮、伸頸、請受刃、遂殺之頭墮地、怒視不瞑、時百鳥哀鳴、浮雲晝墌、白日無光、狂風振木、其妹相顧無人色、遂從之、去後有人問之曰、汝何不爲娣、曰難、難、

論曰、顧不難哉。昔有人問南陽慧忠禪師曰。白刃相逼時何如。曰不動。殺之何如。曰殺亦不痛。嗚呼。必有殺而不痛之心。而後可以成其道。必有剖擭可甘之心。而後有以成其忠。必有自刃可嗤之心。而後可以成其節。此在志士猶難之。彼以青閨弱

質。而能當死生而不怖。顧不難哉。顧不難哉。

應氏

應氏、永康章侯妻、與其姒、周氏、相歡、如同氣、宣和間盜起、所過殺掠、咸望風走避、應攜兒行、病足不能前、周扶之、應曰、我以足病致死命耳、姒何不急自避禍、周曰、願生死同之、賊至、肆威迫怵、皆罵賊而死、方殺應、時兒曰、殺吾母、願活我二母、賊怒、併刃之、朱太史爲之傳、

周氏

周氏、永康周二三女、許配鮑勤、鮑家日替、父欲改嫁、

不從、有陳姓者將娶之女投水不死、娶者脅之、乃縊而死、

楊氏

楊氏、武義鞏法妻、夫早亡、二子幼、而家素貧、人謂氏當奈何、曰、吾義寡鞏氏矣、二子稍長、遣從呂東萊學、囑曰、學而不成無歸、二子或經年不得見母面、卒年六十八、龍泉葉水心題其墓、

何道融

何氏、名道融、浦江凌楠妻、而諸曁人也、年二十而楠亡、遺腹一子、名堅、誓不再適、堅長、俾從陳亮學、曰吾

不死、欲待汝學成、見汝父於地下耳、勉之堅卒以學問與爲書云、

論曰、楊與何節婦而賢母者也。撫孤而能延其嗣。難矣。而且成其子之學。不益難乎。彼以閨中女子。而能識天下賢者。使其子從之。其有孟母之風哉。

宋嗣徽

（元）宋氏、名嗣徽、金華吳項妻、生三子而項亡、宋年二十八、舅姑繼殁、兩柩在堂、隣火及之、宋力不能舉、乃撫諸孤、撫柩號泣、願與俱化、火遂滅、以爲孝感所致、至順中奉旨旌門、

陳婦

陳婦、宋行軍司馬伯中女、元司徒薛姊也、宋亡時、婦兄弟與母楊夫人相失、後薛貴、訪其母不獲、不御酒肉者二十年、婦在家、思母尤切、斷髮誓不嫁、燃指爲香以禱、十指僅存其四、後聞母在順州、薛以金幣名馬請、不得、乃聞於朝、爲降旨、賜與金幣文錦甚厚、迎母以歸、婦與兄芹、適自府來、遂奉母歸蘭谿、婦爲尼以養母、母卒、不嫁、歐陽玄云、陳氏女灼質累百、燃指凡六、籲於神明、卒遂其願、即古史所載烈女、亦何加焉

謝帯

胡𦶜蘭谿吳履妻而金華人也元季兵亂遊騎及境𦶜謂履曰患將至將避之履曰我在勿悲是冬履出郭南𦶜中前告且囑早歸越四日潰卒來不絕𦶜挈幼女行且泣曰汝父不復見矣入山度不免謂媵曰善護吾兒吾死此矣力疾捫蘿而上立巖險絕處先投其女而身繼之俱死履歸求得之母子相向貌如生宋學士濂爲之傳履工詩仕明爲長史

吳氏

吳氏蘭谿方仲淵妻居女埠元季兵亂與夫俱避難夫家西行一里許聞鼓譟聲足慄弗能步謂夫曰若

苟自脫、勿以妾爲累、夫曰、子將若何、哭曰、妾義不受辱、自有處、夫揮淚去、兵且迫、道旁有梅塘、水潔且深、遂投以死、越數日、兵去、夫蹤迹其處、屍橫水面、雖甚暑而顏貌如生、舉以歸葬、時至正戊戌夏六月也、章楓山爲作烈婦亭、

程清

程氏清、東陽劉義妻、張士誠遊兵掠東陽、清奔竄山谷、寇逼之、不從、殺其子、清厲罵、遂殺之、今有祠在獨山、予至其地甚熱、土人言清夫婦被執、清計脫其夫、乃抱子投井死、故王華山人詩曰、豈不愛一子。安能

事二天。王華去其時近、當不誣、今祠適在井旁、予有獨山劉烈婦祠詩云、槐根突起槐枝禿。女郎古廟依山麓。劉家新婦本姓程。明眸皓齒顏如玉。時當元末龍虎爭。黃巾遍地相屠戮。舉家逃難山之坡。一朝鬼卒逼青娥。玉碎瓦全在頃刻。生死路絕將奈何。强顏誘賊釋夫子。奮身一擲千尋波。弱子纖纖豈不惜。割情完此無瑕節。天地悠悠日月長。慈山常在名不滅。

馬淑

馬氏名淑、東陽人、年十九、將嫁、而夫死、淑至夫家、制服終喪、未幾姑死、亦如之、父母欲更嫁之、淑曰、旣許、

爲人婦可更嫁乎誓不從先節以終

呂氏

呂氏永康何顧妻顧早卒遺腹一子值元末被兵家毀無以爲生或勸更適答曰一馬不披二鞍卒能育子成立年九十卒膺詔旌門

論曰自明以後發之以貞烈見者何其多也而自元以前則寥寥焉蓋非遺無徵非得一二鉅公之筆則不傳嗚呼雖有奇節不得有文之人安能有聞於後哉然人雖有文苟不擅一代之名則其人且不能以文傳而能以其文傳人之節乎然則貞

烈之質。寄於人之文。而文之命。又懸於一日之名。一日之名。千古之質所寄也。則名之權重矣。

宋氏

（明）宋氏、金華人、夫爲閩州守、被誣死獄中、宋與姑及子、皆編戍金齒、子死途中、宋奉姑以行、誓死不易操、行路傷之、成都楊愼見其題郵亭壁歌、刻於詩抄、後編入一統志、詩曰、郵亭咫尺堪投宿。下。擁親姑懇苦辛。抱、薪、就、地、旋、鋪、攤。支頤相向吞聲哭。旁人問我自何方。備道哀哀訴衷曲。妾家祖住金華府。海道曾爲千正戶。舉艘運米大都回。金牌勅賜雙飛虎。兄弟嗣

跡隱山林廿學崇文不崇武。今、刱、玉、堂、宋、學、士。亦、與、妾、家、同、一、譜。笄年嫁向衢州城。夫婿好學明詩經。離騷子史徧搜覽。志欲出仕題春生。前春郡邑忽交檄。辭親千里趨神京。丹墀對策中殿舉。馳書歸報泥金名。承恩拜除閩州守。飄然譴舫西南行。到官未幾訪遺老。要把奸頑盡除掃。日則升堂治公務。夜則挑燈理文案。守廉不使纖塵汚。執法致遭僚佐怒。府推獲罪若相攀。祭院來提有誰訴。臨行橐無錙銖。惟有舊日將去書。城中父老泣相送。道旁過者咸嗟吁。一時微賊動盈萬。妾夫自料無從辦。經句苦打不成招。

暗囑家人莫送飯呼嗟餓死囹圄中。旗軍原籍來抄封。當時指望耀門戶。豈知一旦番成空。親隣憐妾貧如洗。歛鈔般勤饋行李。伶仃三口到京師、奉旨編軍戍金齒。阿弟遠送龍江邊。臨期抱頭哭向天。姊南弟北兩相痛。別後再會知何年。開船未遂子病劇。求醫問卜皆難保。武昌城外野坡前。白骨誰憐葬青草。初然有子相依傍。身安且不憂家蕩、如今子死姑年高。縱到雲南有誰望。八月官船渡常德。促裝登途驚行色。空林日暮鷓鴣啼。聲聲叫道行不得。上山險如登天梯。百尺發放來取齊。雨晴泥滑把姑手。一步一仆

身沾泥晚來走向營中宿。神思昏昏倦無力。五更聽犨起身進。飯鍋未熟旗頭逼。翻思昔日深閨內。違行不出中門外。蹤蹤日影上欄杆。花落庭前鳥聲碎。寶髻斜簪金鳳翹。翠裘蟬鬢蛾眉嬌。繡床新刺雙蝴蝶。坐久尙怯春風饒。豈知一旦夫亡後。萬里遐荒要親走。半途日暮姑云饑。欲丏奉姑羞舉口。同來一婦天台人。情懷薄似秋空雲。喪夫未經二十日。畫眉重嫁鹽商君。血色紅裙繡羅襖。終日騎驢隨長道。穩坐不知行路難。揚鞭遙指青山小。敢歡但感新人心。那憶舊夫恩愛深。吁嗟風俗日頹敗。廢却大義貪黃金。妾心

汪汪淡如水。寧受饑寒不受恥。幾回欲葬江魚腹。姑存不敢先求死。前途、姑身、少康健。辛、苦、奉姑、終不、怨。姑亡妾亦隨姑亡。地下何慚見夫面。說罷傷心淚如雨。咽咽垂頭不成語。路旁過者爲酸心。隔、嶺、孤、猿、叫、何、許。

論曰、予讀宋氏詩。矢口如話。不多不寡。不紆不直。不樸不靡。一字一淚。而貞淑之氣。婉在詞旨之外。此明朝三百年閒詠之冠。列之正聲。不亦宜乎。

戴貞妹

戴貞妹、金華諸生戴嘉茂女、許王畿華而未嫁也。畿

華亡於瘧、貞妹製服、跪於父母、而求奔喪、旣畢喪、誓不更嫁、公姑乃欲改適其次子、貞妹悲泣曰、公姑不諒人意矣、旣而選吉將成婚、乃持刀自殺、知縣龍遇奇親祭之、且詳三院、題請建坊、

論曰、以叔妻嫂。夷俗之極陋。戴氏以鴻鵠之高志。而欲以爵鴿辱之此翁此媼數鷄牧犢之輩。豈知人理哉。

楊氏

楊氏、義烏楊明八女、許胡恩矣、而未婚、恩以應募將起行、而過辭丈人、立語於門前石畔、女窺見之、逾年

胡恩死訃聞、楊氏號痛誓不更嫁、已而其父受葉姓之聘、將改醮焉楊氏知之、自縊於所立石畔、

論曰烈生於性。而亦激於情。情之正即性也。楊氏自石畔一見之後。生則常若其夫之立焉。死則常若其魂之依焉。既從此見。亦從此死。一生。姻緣完結。此處。此亦楊氏之三生石也。

虞鳳娘　載明史

虞氏鳳娘、義烏虞守中女也、其姊嫁徐明輝而卒、輝聞鳳娘賢、懇其父而聘爲繼室、鳳娘悲曰、兄弟不同妻。姊妹可共夫乎。父不聽、鳳娘默然而退、自經死、侍郎

虞守愚爲文祭之、而予亦志之以詩曰、姊妹共一夫。史筴不勝計。溯其所從來。乃在唐虞際。皇英且如斯。後人復何罪。若以論違嫌。於心豈無愧。卓哉虞烈姬。稱情以立制。玉顏付絕纓。烈性留天地。前不見古人。硜硜自行意。

包氏

包氏、蘭谿包湘女也、湘甚貧、而女少能以禮自防、已許朱栴矣、族叔欽素豪、以不主婚爲憾、適富賈范天生有瞷女意、欽因爲之謀、青湘曾受范氏聘、而栴奪之、訟諸官、范富、欽險、湘與栴怯、訥不能舉其詞、官因

左范、女聞而哭曰、官不明矣。吾爲朱氏鬼。不能爲范婦也。自縊死。士大夫吊賻不絕於道、巡撫劉公督學滕公、遣奠於墓、題其門曰貞節、

章氏

章氏、蘭谿李之鯤妻、年十五、因夫病迎歸、歸則不能婚矣、既而夫卒、守節終身、當道交旌、邑人章自炳爲作傳、

章銀兒

章銀兒、蘭谿章潘郎女、時潘郎已死、而家復燬、銀兒與母結茅廬以棲、鄰火及之、時母方病、衆呼女出、女

曰、母在此、方竭力扶母、而火覆其廬、泉環視、不能救、火熄、則兒銀兒抱母而死、一時皆稱其孝、

王氏

王氏、義烏王宗武女、而馬希範之聘妻也、未嫁、希範殤於痘、予觀女之未嫁而守節者、其夫皆死於痘、痘之禍烈矣、自種痘法行、而死者鮮矣、其功豈鮮哉、蓋傳自峨眉山云、自誓不嫁、有欲娶者、截髮以絕之、父母知不可奪、別建室居之、女茹淡衣素、紡織自給、以完節終、當道表其門曰、千古貞風、

章蘊奴

章氏、名蘊奴、永康人、許配馬世稱、時女年十六、將結

禍、而世稱患痘危、女求與夫訣、父母不允、竟不能阻、入門拜舅姑畢、則入大宗奉湯藥、三日而夫歿、毀容斷髮、誓不歸寧、繼其姪以爲嗣、四十餘年如一日、有司上其事於朝、旌其門曰、故童馬世稱未婚妻章氏貞烈之門、

方氏 載明史

方氏、金華軍士袁堅妻、堅死、殯於城北濠上、妻貧無依、乃即殯所閒搆廬處、餓則出飲於濠、久之不復出、郡守劉莊、封土爲墓而禮祭之、而予槊之以詩曰、朝與髑髏居。夜與髑髏臥。人謂是髑髏。見之掩鼻過。妻。

見猶夫生不與結褵情

汪氏

汪氏、蘭谿胡昌妻、昌亡、食貧守志、昌弟助利其出、迫脅之不從、則私受人聘、而以輿至、汪氏覺之、乃更飾易服、衆方喜而飲、因從側門趨出溺萬安橋下死、

葉氏 載明史

葉氏、蘭谿人、適神武中衛舍人許仲、仲家素饒於財、以不檢蕩盡、攜妻投所親、卒於通州、氏守屍晝夜號哭、或遺之食、或餽金、或勸改嫁、俱不應、水漿不入口者十四日、竟死屍旁、年二十餘、州人爲買棺合葬、

柳氏

柳氏、蘭谿王嚾妻、年十七而歸嚾、時嚾已病、病且革、嚾乃與之訣曰、汝年少無子、我死汝宜嫁、柳以死矢對、道嚾亡、屢求死不得、舅姑恐有變、使孫女伴之寢、乃詐女曰、明早翁姑問、汝但云夜半子時、女幼不知所云、候女睡熟、乃沐浴更衣就縊、女覺呼翁姑救之、不及矣、邑人倪石章樸菴皆爲作傳、當道上其事、表曰貞烈、予志以詩曰、夜半子。明月在高樓。子規聲徹耳。公姑知我生。誰復知我死。惆悵彌留言。不能奉甘旨。明日公姑問。道我飽無言。但云夜半子。

陳氏

陳氏、蘭谿何檠妻、十五而歸檠、三十而檠亡、陳氏哀哭絕而復甦者再、夫殯前山、嘗語人曰、吾死當殯其旁、一日夫忌辰、祭畢、餞其舅姑、乃命婢取湯浴、久不出、啟其門、則自縊死矣、遍身皆易新衣縫之、一箱固鎖、發之則殮服悉具、當道聞之於朝、得賜旌表、

徐氏

徐氏、蘭谿方滿妻、滿得麻瘋病、將使再嫁、徐氏恚曰、汝將賣我乎。我在。汝猶得活。賣我我先死。汝隨死矣。滿感其言而止。數年、供藥食無倦、已而滿亡、徐氏甚

痛之、公姑及父母、謀爲擇配、佯若將去、忽自縊死、予志以詩曰。物生有偶。始必有終。我知其夫。不知其疾。生不與寢。就穴亦同。皆言少艾。無棄老窮。皆言娟麗。無棄病容。

王氏

王氏、蘭谿郭時行之繼室也、年十八而嫁、嫁而值時行病、日夕供藥餌、前室遺媵有娠、以時行病革、潛欲以藥墮之、王氏謹防之、已而時行卒、欲從死數矣、救而不死、又數月而媵生男、王氏喜曰、今可以死矣、竟絕粒而殁、當道旌其門曰貞烈、

華氏

華氏、蘭谿劉志浩妻、年十七而歸、歸二年而浩死、遺孤週歲、即欲從死、以公姑勸而止、隣有董姓者、利富室之金、而爲之媒、公姑知其志堅不允、乃瞷公姑之出、使隣婢金姐以甘言說之、華氏叱之、併詈董、董遂出惡言逼之、婦乃自縊、得救而甦、仍嚼舌死、有司請建坊表揚、

柯氏

柯氏、蘭谿諸生趙有念妻、明季敗兵過蘭谿、有念被殺、柯氏方避難山中、聞之、觸石痛哭、嘔血數升、旋易

服、自縊死、時年二十餘、

麻氏

麻氏、東陽張洊妻、年十九歸張、而洊以輸粮金陵而卒、訃至、麻氏痛哭不食者三日、姑慰勉懇至、乃飲茗汁、翼日沐浴、整衣以鎖鑰付姑、自縊於寢、

胡氏

胡氏、東陽盧鍧妻、年二十一、鍧疾、家貧紡績以供醫藥、數年不怠、及夫亡、父母憐其年少、欲令改適、絕粒數日而死、有司上聞、旌其門曰節、

呂王奴

呂氏、名主奴、禾康李汀妻、汀汲水失足溺死、呂氏哀痛、水漿不入口者數日、舅姑憐其少寡、使改適、呂氏知之、乃縫衣衾燭、赴汀溺所死、當道具奏、建坊立祠旌表、

盧氏

盧氏、禾康李淳妻、淳亡、一男一女相繼喪、盧無以自存、歸依其母、兄弟利賂、欲奪而嫁之、盧氏度不免、紿以薦夫而去、乃潛治殮衣、及期、哭祭其夫、至夜自縊死、

朱妙祿

朱氏、名妙祿、永康程浞妻、年十八歸浞、未逾月促浞往南京從叔程鉦學、行至句容病故、柩回、朱氏痛悼、且自誓不更嫁、有黃某者欲娶之、其舅稍許之、朱氏遂自縊死、郡守劉公淑、奏閭旌之、

黃氏

黃氏、永康陳章甫妻、年二十夫亡、黃氏剪髮繫夫手、誓同死、遂絕飲食、蓬首垢面、依夫像而哭、淚盡繼之以血而死、

應氏

應氏、永康王世慶妻、年二十寡居、避寇青山口、聲報

目急曰吾寡婦不可辱投水死家人覔其尸衣襟皆結不可開

巽氏

巽氏武義陳花容妻夫死伯叔逼令再嫁不從重賄其父母許之輿者至婦度不能拒乃密縫其衣自經事聞旌曰貞烈

徐氏

徐氏武義諸生楊國瑞妻年十九夫亡遺腹一女繼母欲奪其志徐氏剪髮毀容以死拒之嫁女旣畢值東陽許都之亂武義響應徐氏瞿然曰未亡人待死

之日久矣今亂且迫吾豈能偷生乎遂自經

李氏

李氏武義朱男妻未嫁而夫患癩疾體腐不可近父母醫於其舅若姑許令改醮卜日將適他姓矣女請於父曰願別夫而後去比至誓不復歸敬事其夫逾年而歿哀痛不食死

石氏

石氏浦江義門鄭洪妻洪以岐陽王李文忠薦仕於朝坐同官累死於獄石氏自縊以殉明太祖聞之嘆曰眞義門婦也

陳氏

陳氏、名卯、浦江張應華妻、歸張甫一年、應華從軍戰歿、陳氏自經救甦、服除、父母與公姑私議更嫁、小姑伴之寢、以告婦曰、吾嫁自有處、應在後門耳、小姑不喻意、及娶者輿至、乃自後門出、投池中死、前素濁、後水爲之清、

潘氏

潘氏、浦江孫廷佐妻、廷佐病革、謂曰、吾死奈爾年少何、潘氏誓從死、削竹牌、刻死節二字、三年服除、父議更嫁、自經死、竹牌緊在手、

舒氏

舒氏、義烏鄭經妻也、景泰中處賊葉宗留刼掠郡邑、舒氏爲所獲脅之不從以羅巾自縊家人收尸瘞之、後四年賊平、鄉人藍汝耕夜經瘞處見一少婦出迓曰妾舒氏之女、鄭門之婦、與君同鄉、爲賊所掠恐罹汚辱、乃自縊上帝以妾貞烈命爲雷府侍書奈衷悃未舒、煩君將書致姑嫜耳、附書訖、更貽玉簪一雙汝耕過鄭氏、呈書物、且悉其故、其姑嫜泣視之、果亡婦手札舊簪也、出西樵野記

陳氏

陳氏、永康胡澄妻、正統乙巳、處賊掠境、携子走避、遇賊以刃加首曰、從我不死、應曰、從、押前行、至深塘、棄子於岸、投水而死、

陳氏

陳氏、金華姜良策妻、二十而夫亡無子、誓不更嫁、終身縞素、歲時一謁舅姑外、閉戶獨處、親屬亦罕見之、年七十六而終、臺司交旌、

柴氏

柴氏、蘭谿郭冉妻、年二十而夫亡、伯氏廹使改適、乃依母家、撫其遺孤、備極艱辛、六十年如一日、提學薛

應旂爲作郭節婦傳、仍奉旨建坊、

范氏

范氏、蘭谿章宜寶妻、未嫁宜寶得瘵疾、既、冠、病、亟、予、也、父母欲改嫁、范氏曰、乞一見姑嫜、商之、至即不反、既而宜寶亡、撫姪爲嗣、年八十五而卒、奉旨建坊、

范氏

范氏、蘭谿章懋禮妻、年十九而歸、懋、禮、病、狂、常以鐵練鎖禁、范氏紡織、辦其衣食、時遭捶辱、弗愠、五年而懋禮亡、人曰、今而後得處所矣、范氏嚙血淋漓、以示守志、或勸之曰、狂暴之人、受其僇責、何恩愛、況家

貧無子、不去何待、卒不聽、食貧守節、年七十六而終、府縣交旌焉、

徐氏

徐氏、蘭谿張希周妻、未嫁、希周染瘋疾、兩姓皆願罷婚、徐氏堅欲歸張、歸張而夫病轉劇、徐氏扶持調養、而希周以久病多躁、每加詈辱、而怡然順受、及夫死、徐氏哭甚哀、姑曰、婦數年間、如在黑暗地獄、今而後始得別求善配、何哭爲、然徐氏卒不嫁、以完節終、蓋節婦多有、而二范與徐尤難之、予繫之以詩曰、惡疾在婦人大義所當出、此疾移於夫、彼婦豈能悅、生則致

其愛。死則盡其節。良由性所安。相歡非枕席。此蓋女中聖賢相豈能及。從茲七出條。或當寬其一。

馬佛奴

馬氏。名佛奴。東陽李道琰妻。年十九。夫亡無子。育其姪以嗣。謹守婦道。孝事舅姑。完節而終。洪武十六年。旌表其門。

駱氏

駱氏。東陽諸生王堯卿妻。年二十而寡。一夕忽夢舅姑授以子。覺而怪之。以語其姒。姒曰。豈賢婦有他志乎。曰無。乃志其時。及期而姒生一子。遂育以爲嗣。

郭淳

郭氏、名淳、東陽陳罷福妻、姑羊氏患瘵、且殆、醫曰、病危矣、雖盧扁無益、惟天乃可主、人曰何謂、醫曰、有孝子慈孫、割股以救、感應天地、疾或可瘳、婦聞言、夜焚香告天、願滅巳壽益姑壽、割股肉熟以進、是夜見彩雲環其室、姑疾遂瘳、婦時年十九、事在成化七年八月、

孫氏

孫氏、東陽趙緯妻、嫠居足不踰閾、一日、燐火相延、勢且迫、衆呼婦急出、婦不動、曰、吾得死所矣、瞬息反風

火滅、人皆異之、比得疾、子請延醫胗視、曰寡婦可與醫接手乎、不藥而卒、

陳氏郭氏郭氏

陳氏、東陽趙賢誠妻、年十九誠亡、撫一子明峻、長娶郭氏、峻入太學、早卒、郭氏年十八、撫一子忠遂、亦娶郭氏、忠遂又早卒、郭氏二十三而寡、三代隻處、完節俱以壽終、

王氏

王氏、東陽盧懋琦妻、琦爲兇人所殺、兄弟幼不能理、王氏詣中究獄成、而仍以賄免、乃嘆曰、夫讎不報何

以生爲遂裹夫骨走會城控法司歷六七年卒直其讐於法

李順妻

李氏名順妻東陽王錢妻李氏自知不孕爲夫娶妾生一子而夫亡姑有宿疾痛喪其子而加劇李氏割股以進有司旌其門曰節孝

徐氏

徐氏東陽張思選妻年二十舉一子而夫亡姑患足痛徐氏晝紡以養夜則抱姑足於懷以減其痛十餘年不倦以完節終

趙氏 蔣氏

趙氏、東陽盧伯義妻、未嫁而伯義病、兩家議罷婚、趙氏固請行、比嫁不能成禮、趙氏奉湯藥甚謹、未期而伯、義卒、乃以其侄懋悌爲子、懋悌入太學、母偕行就養、病作、媳蔣氏、刲股以進、大司成集六館諸生旌異焉、

金氏

金氏、義烏何仁二妻、年十九、夫死無子、毎泣、繼之以血、族有利其産而欲令再適者、毀其廬之半以撼之、金氏不動、撫其侄以爲嗣、太守劉公湛上其事旌

其門、

陳氏

陳氏、義烏徐越妻、越亡、一子亦亡、而陳氏年止十九、守志甚堅、縱其食以終、晚節、巡按周公汝員旌其門曰冰霜雅操、

葉氏朱氏

葉氏、義烏劉潤妻、年二十四、夫亡、遺腹一子、曰來、來長、娶媳朱氏而亡、朱氏年十九、無子、父母欲令改嫁、姑念守節難、又無子可依、亦勸其行、朱氏泣曰、新婦去○姑將誰依○俯繡支給、奉姑惟謹、年六十二、先姑一

歲而卒、後與姑合葬、有異花數本出於其塚、狀如白芍、

李氏 俞氏

李氏、義烏黃承洙妻、年十九夫亡、李氏將撞死以殉、姑諭之曰、汝有遺娠、宗嗣繫焉、徒死何爲、乃忍痛而止、紡織奉姑、撫其子嗣華長、而娶俞氏、未幾嗣華亡、而俞氏守志、婦姑相依、完節不貳、當道旌之曰、一門雙節、

王氏

王氏、義烏虞良相妻、年二十、良相以選貢上京、病故、

遺一子曰德輝又亡父母憐其少艾勸令他適王氏斷髮自誓而繼侄德焰爲嗣焰死又繼侄德耀德耀娶妻生子矣而父子又皆亡乃立侄孫應奎承耀祀一身堅守四遭憫凶零丁孤苦年登七十而卒

陳氏

陳氏永康王和欽妻年二十九而寡遺孤曰德中陳氏以女工資生撫德中長而教之德中性孝嘗因母病籲天求代母病遂痊一日隣火延及德中向火拜火遂轉人皆謂王氏母子節孝所感洪武十六年奉

旨旌門

何氏

何氏、永康呂堪妻、堪父玄明、聚義討賊、爲察官所殺、堪從亦遇害、何氏年十九、無子、以侄三錫爲嗣、堅心守節、年六十八而終、洪武辛巳奉旨旌表

俞氏　吳氏　陳氏

俞氏、永康李桐妻、子祿妻吳氏、孫齊妻陳氏、俞年二十五而寡、吳年二十九而寡、陳年十九而寡、相繼守貞、氷霜並潔、台郡王一寧題其堂曰、一門三節、

李氏

李氏、永康徐仕妻、年二十而寡、一子亦亡、家貧甚、身

猶憐其孤苦、命再適、對曰、饑寒可忍、節不可失、伯叔受富人之金、欲逼之去、欲自殺以絕之、年踰八十而終、

呂氏

呂氏、永康程緒妻、年二十五、夫亡、遺孤在褓、守志不貳、子孫相繼先歿、三世一身、年及百歲、巡按傅公鳳翔、旌其門曰、貞節上壽、

朱氏

朱氏、永康樓儒妻、參政方之女也、年十九而寡、或擁衆欲奪之、自投於水、得救而活、撫其侄文昇爲嗣、終

不易操、有司奏旌其門、

徐氏

徐氏、承康胡鋏妻、歸二年而寡、無子、徐氏素衣竹簪、不預筵席、卧傍夫柩、足不踰閾、隣火延及、衆呼急出、乃抱柩而哭、火遂反、人咸異之、年八十無疾而卒、都御史谷公表其門曰貞節、

斯氏

斯氏、承康徐啓陽妻、年十九、啓陽病劇、斯氏割股食之、不活、誓不更嫁、完節而終、

剛氏 朱氏 朱氏

周氏、承康應子聖妻、年二十三、夫亡、有子惟介、娶朱氏年十九、而介亡、遺腹一子、君發、娶妻朱氏、年二十一而君發又亡、姑媳三代、霜節相繼、壽俱九十餘、邑人周鳳岐有三節婦傳、

程氏

程氏、武義邵文德妻、方許嫁、夫有惡疾、父母謀改適、程氏曰、命也、竟適焉、未期而夫亡、家且貧、無子、乃閉門紡績以自食、年九十三而卒、事聞、詔旌其門、

吳氏

吳氏、武義徐賢妻、父曰溫、招賢同居、賢亡、吳氏二十

一歲無子夫家勸其更嫁吳氏曰此貪利吾財耳盡散之剃髮堅守三十餘年事父母孝養備至事聞旌曰節孝

徐氏

徐氏武義劉雄九妻年十九懷娠三月而夫亡姑憐之欲令更適婦泣曰有遺腹在奈何更適即對衆誓曰有逼予嫁者以頸血汚之遂至母家生子撫以成人四十餘年無失節廣文劉他山贊以詩云撫孤誓白髮完節對青天

鄭氏

鄭氏、浦江義門女、諸生張應桂妻、嫁甫逾年、應桂患疾劇、語鄭氏曰、我死汝年少、必不可守、鄭即剔一目以見志、遺腹生一女、仍亡、繼其侄爲嗣、又亡、鄭一室孤君始終一節、知縣須之彥上其事旌之、

朱氏張氏

朱氏、張氏、皆浦江倪尚忠媳也、朱氏、義烏進士朱懋芳女、適尚忠次子仁祐、張氏、邵武通守張應棟女、適尚忠三子仁禴、祐弱冠、黄聲庠序、禴亦少年知名、以力學得羸疾、張氏割股以進、禴卒、繼祐子立昌爲嗣、明年祐病、朱氏割股以進、祐亦卒、娣姒含淚撫孤煢

熒相對以至白髮完節以終撫按旌曰雙節

劉氏

劉氏湯溪章以傑妻早寡會姑亡而隣火烟燄襍襲將及其廬劉氏撫柩呼天俄而風反火息時有括寇至聞其節孝不加剽掠郡縣交旌

洪氏李氏

洪氏湯溪伍福妻年二十五而寡撫遺孤伍鳳長娶李氏年十八生子數月而鳳亡李亦寡姑媳相依終身不貳時稱一門雙節

洪氏

洪氏、湯溪胡邦憲妻、娠五月夫亡、時年十九、撫其遺孤、足不踰閾、家貧而節愈堅、年八十五卒、郡邑交旌、

錢氏

錢氏、湯溪章三保妻、三保癩疾、難近、錢氏奉侍十年、無厭、心迄夫亡、守節終身、

論曰、夫秉義殉節。激於一旦。則事高而足以動衆。抱志餝躬。守之終身。則行常而不能取名。然而嬰白之難易。古人已言之矣。彼青年守節。上事舅姑。下延宗嗣。使生有所託。而亡有以安。何必以一死爲奇若乃上下無依孤㷀獨處。無變爾度。無易爾

慮豈非循性自安。特立不倚者哉。然或應旌而得旌、或應旌而不得旌。則特有所遇勢有所絀。又不可執是以定論也。

俞氏

國朝俞氏、蘭谿鄭大全妻、年十五。大全病劇、迎歸、不能成婚而卒、俞抗志守貞、或勸之曰、女未諧伉儷、何勞苦守、俞謝曰、女既聘。郎爲人婦。人各有志。願弗復言。堅不可奪。家貧、紡織以活、足不踰閾、年六十七終、府縣交旌、

朱氏

余氏、甯谿章在生之聘妻、未娶而在生亡、訃聞女痛哭、仰易服奔喪、父母力止之不從、居期年、父母憐其弱、而欲嫁之、女曰、吾義不敢適、無更適我、卒不能奪、越歲而卒、

唐氏

唐氏、蘭谿官生趙世祥妻、年十四、以翁亡歸趙、依姑而不婚、將以除服而成禮、未期、而世祥病革、始相見永訣、絕而復甦、折臂爲誓、自此足不越戶數十年、如一日、撫院朱特行旌表、

郭氏

郭氏、蘭谿諸生郭顯圖女、許配趙贊化、于歸有期矣、先二日而贊化亡、女聞訃、即變食易衣、自誓守志、比葬、哭請歸趙、父曰、果爾。亦門戶之光。但日月悠久、守節良難。當思其所終。女乃力懇曰。大人即不欲、當自刎見志。邑令進聞之、親拜其門、力贊其往、既歸、謹事孀姑、以完節終、

虞氏

虞氏、東陽盧濟聘室、濟少而能文、有名、以瘟亡、虞聞訃、痛絕、請奔喪、父母難之、遂求死、仍得夫疾比危、語喃喃欲與夫同穴、及卒、盧姓迎柩合葬、學使者張安

茂為賦黃鵠吟、

王氏

王氏、東陽庠生陳應彥妻、未歸而夫卒、訃至哭、哭畢、乃易衣求奔喪、父不許、則捉刀自刎、家人持之、得不死、其舅陳正道、以名儒官廣文、適自閩歸、造其堂、女素服出拜、約日歸陳、而其姑李氏之訃仍至、女遂奔喪、先哭姑、次哭其夫、奉夫主於姑側、朝夕哭奠、家事皆身任之、稟於舅、撫一子以後其夫、時山寇掠境、魁重其節、戒不得入其門、

郭瑗

郭氏、名瑗、東陽徐應麟聘妻、徐與郭爲中表、一夕瑗夢應麟灑泣而至、方晨起不樂、而應麟報卒矣、瑗堅欲奔喪、父母止之不得、至則哭拜成禮、既葬、父母迎之歸、不往、舅姑喻之曰、吾年老鰥居。更無他子。吾且暮死。而汝何所依也。凡事當討其後。毋執一時之意。瑗曰、婦已審之、熟矣。乃盡易其飾具爲翁納妾。曰華而徐氏有後。則婦可依以老矣。不一年而生子、瑗共撫之、長娶而生數子、瑗繼其一子以後應麟、予再上其節孝之狀於學使者、方洲彭公、給匾以旌、而不爲題疏、瑗初守節時、王司頊公一經爲之作傳、予復傳

其詳、藏金華文略、而併有詩曰、上清淪謫偶爲人、白髮依然未嫁身、孤栢有心原似石、古氷爲骨不知春、庭闈自供甘肥具、杭篋相隨刀尺親、寄語梁間雙燕道、漫將紅線拂花塵、其二嶽蓮爲性竹爲操、保叔慇勤薪水勞、昧爽登堂親杵臼、幽窓無淚濕針刀、伯姬甝義原歸宋、令女全終已適曹、誰似孀君身未嫁、空閨永夜照蘭膏、

丁圝娘

丁氏、名圝娘、許配沈名發、而未嫁也、名發從父宦雲南、而卒於任、女年十五、即守貞不字、紡績以養寡母、

歲時望祭其夫、哀痛如初喪、康熙甲寅年女避寇東陽、寇至、曰、此丁貞女之里也、戒弗焚、其姒曰冬菊、感女苦節、相依不忍去、歲甲子、貞女年六十、猶處子也、而冬菊亦五十餘矣、學使者景州張衡為作傳、

論曰、在禮女未字夫死服期而別嫁○未嫁而守節○非禮也○論者以為非中道○不在旌表之例○而予謂不然○聖人立中制以順人情○使平近易行○而有志者往往過之○賢者每亟稱之○以為厲世磨鈍之資○所以武王作而膺歛之殷士咸執祼將而伯夷恥食其粟○光武興而南陽之故人皆膺品秩而嚴陵

不爲之臣載之前史千古有光夫男女之合生人之大欲存焉頹波漫流滔滔日下不峻其防伊與胡底彼守貞淑女一絲既定死生不易若澄水青蓮纖塵不受斯其廉頑之砥石而起懦之剛劑也豈不急宜表彰哉

葉爾烈

葉氏名爾烈義烏諸生葉倘坦女許配金華孝廉張士紘子孫瑤爾烈明慧娟秀喜妝飾或成羣出遊髻鬟衣服必絕出於人傾動一鄉爾烈長而孫瑤猶童子也不永年而亡聞訃因請奔喪父不能止乃與偕

往爾烈盛飾登輿、至則拜其祖姑於堂、次拜其舅、醴畢、則易服藉藁、形神頓瘁、剪髮一握、寄其母而與之訣、父急、乃迎其母以防變、輿曰、請謁其夫於墓、哭奠畢、則舉身觸石、骨肉俱碎、輿之歸、漸甦、稍稍進糜粥、祖姑與母防益密、時值中秋、祖姑治饌觴其母、爾烈侍、忽破其碗、銜其鋒於喉、幾斷、遂絕、猶死、乃輿櫬而與夫合葬、郡大夫以下、皆出郭祭奠、士紳民庶、素服追送、相沿於道、有司上其事於朝、得旌建坊於墓。

論曰、吾聞烈女之詳於內弟張舜玉、云烈女之父、曾屬其爲烈女畫像。言烈女事甚悉。予遂述之爲

傳。而括其略於此。或云、傳烈女。不必及其容貌妝飾。予謂不然。好賢者凡一舉一動。皆樂道之。若使儗衆其凡。則美非娶者。不當咏碩人其頎衣錦褧衣矣。兩人並烈。行若符節。而氣象不同。或土木其形。而烈或藐姑其容。而烈據實而書。何嫌於屑哉。

史氏

史氏、嵊縣史本學女、而死於東陽。故志之。康熙十三年、閩耿貞忠反、東浙所在響應。事平。本學名在叛籍、逃居玉山鄉山頭呂氏、嵊邑令檄練長胡如甫擒送、家屬相繼發遣、行至布袋塢、女聞其父擬死、痛甚、念

父既死、吾豈能不辱、乃自齧舉躍出、噴崖死、時女年可十四五歲、東邑嘖傳嗟異、諸生何雅、惻女湮沒、議所以表彰之、瞿李事、尋寢、予了松詩、將於布袋塢建祠設像、以表其節、訪其地在深山窮谷、人迹罕至、事亦未果、予姑爲詩以志之、閨中弱質掌中珍。秉志錚錚玉不磷。決命一絲因痛父。投崖千仞恐污身。憐伊正及花初蕊。知爾終非泉下塵。好並曹娥題靈迹。江神不作作山神。

楊氏

楊氏、蘭谿趙養生妻、年十八歸趙、期年而夫亡、送葬

畢、躍入於池、救免、自縊、亦救免、姑與母環守之、勸進湯飲、乃裂碗割喉以死、邑人郭若緯為作傳、

潘氏

潘氏、東陽郭稻仲妻、稻仲貧且病、私與母訣曰、兒且暮且死、死死則妻必嫁、嫁則聘歸族豪、不如及吾在而嫁之、以語其妻、妻驚曰、予行且愈、何至此、仲與訣、諄諄、勸、之、不、允、則、繼、之、以、淚、妻嗚咽、且悲曰、汝、無、後、悔、既而媒以李氏之聘至、且以與來、婦因哭、為食、食其母、且食其夫、食已、上樓扃其戶、而更衣、有頃、迎者需矣、夫與其姑皆竢之、久之、無聲、扣其戶、不應、姑急、呼

隣而發其戶、則縊矣、已絕矣、夫因大驚、撫床哭且慟、媒妁迎者懼、急索其聘、畀其與以去、未幾師仲病愈、母卒、師仲漠然無所向、賈於他州、再娶有子、去其妻、之死逾三十年尚未死、時適值郭貞女瑗守節、且皆出於長衢、詢人倡為貞烈詩、而予亦續咏之曰、有夫顏如槃、有姑髮如霜、詎忍含之死、大義當參商、悅我青絲髻、整我紅羅裳、引身將就縊、顧影一自傷、持此三尺繩、為君繫綱常

程氏

程氏永康倪世陞妻、年二十夫死、時有欲強娶之者、

奔國母家、號哭不食、而密縫其內衣、次日輿者復至、乃引斧破其輿、投水死、邑令梁為作傳、且申文請旌、

陳氏

陳氏、金華王忭妻、年甫二十、方兵至、陳氏從夫避難、大小奔散、止携孤姪、兵欲執之去、婦紿之曰、乞釋孤姪、甘心相從、兵信而放之、稍遠、即赴水死、後夫覓得其屍、衣帶重結、繫其夫之詩扇於腰、以為記焉、

黃氏

黃氏、金華諸生嚴寅華妻、兵至被執、不從、投潭死、

戴氏

戴氏、金華烈女戴貞妹之女弟適諸生陳所思避兵於焦溪山、兵至而全家被執、戴氏出利剪於袖刺喉死、土寇義之、遂釋其夫與子、

黃氏

黃氏、金華千戶李汜水妻、兵至被執、黃氏與媳潘氏、同觸階死、次媳陳氏、亦自縊、

論曰、吾聞兵燹之際、女之義不辱者。不知其幾也。吾嘗過青草塚、思起其鬒爽而問之。而亦不可得。彼李千戶者。猶得以一門三節見於郡志。豈得之遺黎之老成者乎。蓋太平之後。婦人孺子。寇或有

多議者、類得以述所見也、

沈氏

沈氏、金華申可賢妻、夫亡而撫其子、時闖逆屢至、沈氏與子皆被執、將辱之、沈氏厲聲罵之、賊怒、砍爲三段、一時壯而憫之、

趙氏徐氏

趙氏、蘭谿進士葉鍾芝之妻、徐氏、鍾芝之弟鍾藻妻、時方國安兵潰至婺、一路剽掠、趙與徐俱被執、呼曰、急殺我、我不去、即跳溺荷花塘、兵怒、以鎗亂搠死、芝藻歸見雙屍浮水、顏色如生、奉旨建坊、題曰雙烈、

余氏　諸葛氏

余氏、蘭谿諸生趙世對妻、媳諸葛氏、女曰蘇、方兵肆掠、余氏携女媳奔蹶、而折其右肱、媳洒淚別夫蘇木笄、亦誓同死、且曰事急矣、少緩求死不得矣、皆密縫其衣而自縊、時稱一門三貞、

童氏

童氏、蘭谿潘士桂妻、兵經其地、童氏扶姑行、爲所獲、使乘馬不從、扶之行、迫極、行遇一塘、投水水淺不能沒、方兵挾出、鞭之、婦大罵、殺之而去、

章氏

章氏、蘭谿諸生趙以岳妻、而王氏其妾也、方兵潰過蘭谿大掠、章氏勸其夫遠避、以免擄戮、且與訣、念夫老、止一弱子、因脫簪珥、焚香拜、囑付蒼頭寄河西老嫗撫之、乃更衣密縫、同時自縊死、時酷暑、越六日而屍皆不變、府縣皆請旌焉、

黃氏

黃氏、東陽樓廷梃妻、有殊色、兵入其地、黃氏夫婦及其子皆被執、強之不從、乃磔其夫脅之、黃氏大罵、復殺其子、罵益甚、遂併殺之、

和堂六烈婦

和堂六烈婦皆東陽三都人一王氏樓廷策妻一陳氏樓賢材妻一蔣氏樓用意妻一李氏樓用京妻一吳氏樓用孝妻一王氏樓用聲妻山寇猝至六氏知不能逃齊赴水死于爲六烈婦謡曰馬蹇嘶兮女心怵前路茫茫兮我行焉適我行不前兮兵來何疾兵逼我兮我將奈何衆目相覩兮滂沱婦不得復顧其夫兮毋不得顧其子與其生爲兵子婦兮孰若不辱其身以死埤之水兮其波澄澄相攜一擲兮以畢此生娥皇吾姊兮姒女英

虞氏

虞氏、東陽趙忠與妻、年二十餘、寇至、家貧、不能遠避、而土寇忽至、虞氏携三歲兒、急走被執、拉諸馬上、投而下者三、兵知不可辱、横刺其脅以死、

張氏

張氏、東陽陳廷雪妻、平日事姑甚謹、奉姑避山寇、他處、姑歸、以其青年而留、張氏語其夫曰、焉有爲婦而避地棄姑者乎、因偕夫歸、而值寇適至、被執而駡寇、以刀叩頸、乃厲聲曰、殺即殺、唬我何爲、遂殺之、

陳氏

陳氏、東陽倪艮洵妻、素恭順、修婦道、寇至見執、乃投

於西湖潭中土寇以鐵鈎裂其體爲四聞者哀之而予志以詩曰裂我身完我名百裂我我不驚狗能蝕月不虧月明寇能毀玉不損玉英

馬氏

馬氏東陽張文泰妻避寇山中兵搜山擒置馬上與所掠衆婦從山岡出其下有清水塘白馬躍入水中死予記事至此而贊以詩曰馬上佗刻難活生何憂死何樂塘之水何淪漣清淨界迎我前與波沒爲水仙強草寇汝無然汝入地我在天

金氏

金氏、東陽監生許欽京妻、奉姑偕女媳、避寇山庄、猝遇追騎、姑當其前、金氏身障之曰、殺我、免我姑、奮奪其刀、十指俱斷、濺血數尺、兵駭去、姑與女媳皆免、病創而卒、

論曰、金皷一震。青娥紅粉。半入軍營。其能以名節自完者。千百中僅得一焉。嚴霜零而百草萎。而貞松之色不彫。洪濤决而坭砂漂。而危石之立益卓。彼雄弁悍卒。縱其淫殺。自謂得志。而不知適以成其節也。

盛氏

盛氏金華金應妻年未二十而寡守節終身壽至百歲猶健時稱孀閨人瑞

王氏

王氏金華諸生李時瑞妻年甫二十時瑞亡而寡其弟時珍繼卒妻陳氏年十八妯娌同志並勵霜操以奉其姑有司表其門曰雙節

錢氏

錢氏金華陳良棟妻年未二十而夫亡撫其子茂榮長而娶媳朱氏年方及笄而茂榮亦亡姑媳相依食貧勵志久而彌堅姑年八十媳亦守節三十餘年矣

時亦稱雙節云、

倪仁吉

倪氏、名仁吉、字心惠、義烏吳襄教公孫之藝妻、浦江尙忠倪公之女、給諫公仁貞女弟也、生秉慧資、幼習女訓、兼通文史書畫針刺各極工妙、年十七歸之藝、不三年、之藝亡、仁吉年二十、無子、育其侄三人以後之藝、誓不更嫁、事其姑龔氏甚謹、年八十、全節而終、奉旨建坊、所著詩文曰凝香閣稿、仁吉初爲艷體詩、作宮意圖一册、爲生平得意之作、旣乃脫落華艷、一歸平淡、所著文亦閑雅無凡近態、作小楷行眞法

本王大令授筆訣於其兄楨山精妍適媚如初月出天華星列漢迄今得其片楮皆足珍賞其畫小幅山水毫翰細潤丹粉灑落近學文徵仲而遠可不愧趙鷗波其繡則色染旣工運針無迹予嘗見其自繡心經一卷素綾爲質刺以深青色絲若鏤金切玉精微潔淨妙入秋毫醫者金丈曾爲予言倪氏貌古氣蒼晚年戴絨帽着褐衣一室中焚香晏坐較勘圖史或風日佳娛命竹輿帶女婢流覽山水得句則出名紙以精毫書之類山野間耆儒名士不類閨閣中人云

論曰貞婦倪氏旣成其姜之節宜迸絕諸好不嘗

留心翼爭揚羣集譽似矣夫人之秉性不能以齊天授絕質豈能自掩長孫皇后德冠六宮而所爲詩乃陳隋靡習顏魯公貞忠貫日舉止談諧雜出神怪生既大節無虧即餘習未忘惡足苛論哉

任星娘

任氏星娘東陽任君實女也年十六所居曰横店女雖居市宅而足不踰閾有少年馬裁縫者常爲女成衣女每與言長短宜稱心疑其可狎一日任家作盂蘭盆畢女已鍵戶臥裁縫匿門外不去其僮曰朱蘭見之裁縫與之帶而釋之蘭疑女與裁縫有約而女

不知也、翼曰、女織於樓、蘭示以帶曰、汝做得好事、持
其因而詭之、女怒叱去之、遂告其母、母以告其父、父
聾翁也、高言之則恐四隣之知也。低言之則不聞也。
女因告其兄、兄不欲彰隱之、女怒、遂引利刀斷其喉
而死、朱蘭懼、亦自殺不死、署篆浦江令邢世瞻臨驗、
壯女之節、念曰蘭不死、必取供成獄、獄成踰年矣、且
傷烈女心、因命無治療、蘭仍死、邢侯乃通詳三院、撫
院朱公軾、具題於部、 特旨建坊、
國朝定例八十年、吾邑貞烈類不乏、而得建坊旌表
者、惟任氏一人、皆邢侯力也、予爲詩以褒烈女、併頌

邢侯爲詩曰、霜刀切頸似風輕。至性貞同鑄鐵成。人似藐姑處塵刹。天教豎子顯賢聲。青閨更出衝喉烈。彤史難専斷臂名。寄語旁人休暗揣。羅衫血色自分明。頌邢侯曰。鐵石錚錚二八年。請旌郎兄亦前緣。得逢茂宰千秋遇。更值中丞一代賢。不惑浮言因有斷。斬除支節豈無權。進前落後俱埋沒。誰問霜飛六月天。時皆慨爲裁縫爲漏犯、予曰、能兇人戮、難逃天誅、不一年、裁縫見鬼伯捉之、狂言暴死、

杜氏

杜氏、東陽溪頭吳■妻也、夫亡、遺一子、養弱女爲

媳已而子亦亡、乃嫁其媳、孤居有年、族豪收虞氏之聘、而逼使嫁之、乃仰藥而絕、蕭氏自夫亡、即藏砒石於身久矣、事聞於官、時邑令史翁治訴頑、鞫其貲、而事亦寢、婦亡之夕、見夢於其妹、妹曰、吾姊、姊乃有他變乎、翌日聞已死、凡主婚爲媒、及欲娶者、不數年、皆相繼死、予曾有詩曰、哭夫淚盡又亡兒、毒石藏身臥起隨、十載俱栖燈焰活、三餐都向劍頭炊、無端鬼伯催行急、正是人言砒石名信俗呼人言可試時、生怪隣村老客婦、縐顏而翻嫁時倡、

徐氏

徐氏東陽觀里徐平候女許字常氏子未嫁而夫亡節無可倚在家守制稚髻荊釵髮尼衫履始終一節今五十矣

李氏

李氏許字雙溪徐氏子郎亡將改醮其弟李氏怒曰叔可妻嫂乎痛絕之其後他姓求者亦概絕之今三十七八矣女善操家父母亦安之李氏所居梅樹村三家樵戶無多識字女乃毅然自立靈芝之瑶草無種而生難矣

近六十年來吾邑貞烈卓卓可旌者十人而未嫁

守節者四人、皆出於徐氏一宗、徐郭氏、徐李氏、則徐氏媳、而徐氏則女、而又有盧徐氏、名阿巽者、諸生徐秉圭女、伯德先生女孫也、幼許字盧枝長、年將二十、猶童子也、父母鬱鬱不樂、女不爲意、未成婚而亡、女聞訃、夜自縊、氣已絕、以麝香灌之、復甦、力求奔喪、克修婦道、合郡之士、共爲詩文志之、合而刻之曰表貞集、

毛氏補

毛氏、菱爲璵溪王作霖妻、年十九而寡、順治二年、土寇臨境、焚掠、舉家皆逃、毛氏初生子、不能行、夫目余

汝何、曰、我、必、不、出、門、前、一、步、寇至、先取其樓中子

殺之、挾婦去、婦罵不絕口、遂殺之、果死、門前、云、

王氏補

王氏、義烏倍磊陳家柱妻、年餘三十、順治二年、土寇至、逃入八寶山、賊獲而挾之去、罵不絕口、行至李舖街、乃躍入塘、而寇復抱之、罵益甚、遂殺之、婦遺三子、諸孫繁衍、